

李太白全集

冊三

清 史 稿

三

李太白文集卷之四

錢塘 王琦琢崖輯註

趙樹元石堂較

樂府三十七首

關山月

樂府古題要解關山月傷離別也篇十一

之一王褒詩云無復漢地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戍客望邊色一作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

應閑晉一作還天○漢書貳師將軍與右賢王戰于天山

里顏師古註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

鮮卑語尚然輿地廣記伊州伊吾縣有天山胡人呼

為折漫羅山每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北邊備對

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

李太白全集 卷四

中華書局聚

此山則自甘張掖而西至于庭州相去三千五百

于東而天山在西而迴首東望則儼然見明月出于天

山之也陸機詩長風萬里舉玉門關詳見前卷註

漢書匈奴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註

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于

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匿其精

兵見其羸弱于是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

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兵三十餘萬騎圍高

帝于平城東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顏師古註白

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輿地廣記雲州雲中

侯城在白登山西五里青海周圍千餘里至伏

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西

夸呂遁去虜其餘衆而還一統志西海在陝西

衛城西三百餘里洮州衛有青海一名卑禾羌海俗呼

獨漉篇

蕭士贊曰獨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中之

間命意造詞亦模仿古詞擬但古詞為父報仇太

明鳳中李敬元開元中吐蕃戰張景順崔希逸皇甫惟

琦按青海隋屬吐渾唐高宗時為吐蕃所據儀

白言為國恥耳古詞曰獨漉篇中拂舞歌五曲中之

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噉噉雙雁遊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翻翻浮萍得風遙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誰別偽真刀鳴削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欲殺人不避豪賢琦按樂府諸書亦有引古詞作獨鹿者亦作獨漉用者是非始于太白也通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

右為一解劉履曰獨漉疑地名又小網按上谷郡涿州有地名獨鹿一名濁鹿者是也又小網按上谷郡涿州有獨鹿成相辭曰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劉而獨鹿棄之江楊倂註國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禁置罟麗賈云罟麗小越鳥從南來胡雁作蕭本亦北罟也或謂此未可知

度我欲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右為二解落

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託悲與此同右為三解羅帷舒

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右為四解雄劍挂壁時

時龍鳴不斷犀象繡繡本差澁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

名右為五解梁簡文帝七勵拭龍泉之劍騰空而舒若

李太白全集 卷四 中華書局聚

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

陸斷犀象未足稱儔李周翰註言劍之利也神鷹夢

澤不顧鴟鳶為君一擊鵬搏搏鵬本天作九天右為六解

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故為獵于雲

夢之澤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瞪目遠瞻雲際俄

有一物鮮白不辨其鷹竦翻而升轟若飛電須臾羽

墮如雪血下如雨良久有大鳥墜地其兩翅廣十餘

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此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

也出幽明錄蕭士贇曰此此與之意謂士之用世當

為國雪恥立大功以成名如神鷹之顧凡鳥而但

擊九天之鵬也○琦按此詩依約古辭當分六解解

各一意若強作一釋去更無是處

如是一意若強作一釋去更無是處

登高邱而望遠海

文帝登山而遠望一篇之後疑太白擬此也然文意却不類

登高邱望遠海六鰲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

折白日沉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

精衛費木石鼃鼃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

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窮兵黷

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

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

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

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于帝帝

恐流于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疆使巨鯨十五舉

伯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之始時而龍

而連六鰲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于是岱

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沉于大海仙聖之播遷者是巨

億計山海經湯谷上有扶桑一曰居上枝江淹別賦日

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有枝一日居上枝江淹別賦日

下璧所居史記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

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及不死之藥皆在

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仙人去不死之藥皆在

師東至于九江架龍鼉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紆精衛
二句蓋言海之深廣非木石可填而鼉爲梁之說
亦虛而無所憑據以明三山之泉上崇山墳其高五
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不可到也漢書秦
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棹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
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
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
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
掘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發
燒其藏棹漢武外傳元狩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三月
葬茂陵北齊書終自灰滅晉書漢天子卽位一年而
爲陵天下供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
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葬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
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
積金玉未盡三國志陸抗傳窮兵黷武動費萬計抱
朴子黃帝于荆山之鼎湖之中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

陽春歌

宋吳邁遠作陽春歌梁沈約作陽春曲此詩似擬之而作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烟桑一作裊風披香殿前

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戶中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

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

年奈樂何

有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披香殿雍錄善宮

外傳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自西京賦正紫

氏宮于未央薛綜註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李善註辛

宮其中別名漢書孝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入兄

北年性知音善歌舞武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

寧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難再得上嘆息曰世豈有

乃召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

楊叛兒通典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

所寵童謠云楊婆兒共戲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

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

氣凌紫霞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宋書

門建康城西門也西方色白故以為稱古楊叛曲暫

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香爐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服用則有博山香爐一云爐象

海中博山下有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回環
 此器世多有之形製大小不一南方草木狀交趾有
 蜜香樹幹似拒柳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
 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
 水者為沉香法苑珠林南州異物志曰沉水香出日
 南欲取當先斫壞樹著地積久外自朽爛其心至堅
 者置水則沉名曰沉香楊升庵曰古楊叛曲僅二十
 字太白衍之為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
 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光似玉瑯領
 子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
 以雙餉為何語沉水博山之妙亦隱矣

雙燕離 初學記琴歷曰
琴曲有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窻繡

戶長相見柏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離

盡巢亦空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

我寸心中 張超靈帝河間舊盧碑金窻鬱律玉壁內
璫漢武內傳太初元年十一月己酉天火

燒柏梁臺三輔黃圖柏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
 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梁也

太初申君死吏照燕窟失火遂焚沈約詩可憐宮加
 巧飾春申君死吏照燕窟失火遂焚沈約詩可憐宮加

樹枝單雄憶故雌列女
傳夜半悲鳴想其故雄

山人歡酒

此題未詳所始而樂府詩集編太白是作入琴曲歌詞中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為阿誰胡蝶忽然滿

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

繆本作桃花貌

骨青髓綠

繆本作青髓綠髮

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麋

一作兔

鹿志恥隨龍虎爭歛起佐

一作安

太子漢皇乃復

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

情舉觴酌巢由洗耳何獨

一作太

清浩歌望嵩岳意氣

還遙

一作相

史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入子趙王如

天下有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

玉壁帛令太子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誠能無愛金

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

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

李太白全集

卷四

五

中華書局聚

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

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

乎四入皆曰陛下為人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

亡匿竊聞太子死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入指示四

子為太子壽者故臣等來耳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人曰我欲易之彼四入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

真而主矣戚夫入泣上曰為我楚舞我為楚歌歌

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

海當可奈何雖有短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入噓

人謂之力也路史去罷酒竟不里夏黃公角里先生代此四

之所謂四皓者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

后以留侯計致陵三國志龐統傳向者之力論阿誰復

見後俱葬于安陵三國志龐統傳向者之力論阿誰復

失古詩不知賤阿誰後漢書鄭玄秀眉壯目容儀温

偉神仙傳魯女生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

黃庭內景經骨青筋赤髓如霜阮籍詩自非王子晉

誰能長矣好陶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張華

詩龍虎方交爭七國並抗衡北史陛下不以洛劉裕歎

起納其貢使韻會欵暴起也通商州上洛縣有商歎

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隱通鑑地理通釋

商山在商州洛縣南一里廣韻醕以酒沃地也李

善文選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

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

有不甘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

不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

耳皇甫謚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入也及堯讓位

乎許由也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

光見若身也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

下之士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謚

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

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終不肯就時人隱箕山

恬泊養性無欲于世堯將以天下讓許由云許由夏常

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云許由夏常

洗其耳或曰又巢父不可與許由同讓志或由取聞之乃

居巢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

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

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迫乎書傳之說洗

耳參差不同楚辭臨風况兮浩歌劉良註浩大也初

學記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南有許由山高大也四

絕其北有潁水堯聘許由其處猶有壇壝鮑照詩握

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蕭士贇曰太白蓋爲

明皇欲廢太子瑛有相感而作是詩時盧鴻王希夷隱

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之或召至闕庭

或遣問政事徒爾高談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

子得不易也末句曰浩歌望嵩岳意氣還相傾深不

滿于當時嵩岳之隱者與琦按此詩大意矣四皓當

暴秦之際能避世隱居及漢有天下雖一出而輔佐

太子乃功成身退曾不繫情爵位真可以希風巢許

李太白全集

卷四

六 中華書局聚

者矣箕山穎水是二子盤桓洗耳之地俱在嵩山故
望之而慨焉生慕巢由如在意氣可以相傾此正尚
見古人之意初無譏評獨清之說明皇一証其
矣○欬許勿切音近旭或音忽醉音類

于闐採花

胡震亨曰于闐採花陳隋時曲名本
漆洧地自有採花人太白則借明妃陷虜傷君
子不逢明時為讒妒所蔽賢不肖易置無可辨

蓋亦以自寓意焉漢書西域傳于闐國王治西
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周書于闐國在葱

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長
安七千七百里○闐音田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

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明姝胡中無花可方比丹青

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自古妒蛾眉胡沙埋

皓齒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

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昭君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

入朝求美人為闕氏于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

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

已定重失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
昭君為明妃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

其爲人也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
 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
 流棄莫執于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
 齊之不售女也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謂之曰妾
 首司馬門外唯王幸女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酒于
 漸臺召而見之無鹽女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酒于
 殆哉如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仇外有三
 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
 日山之陵弛社稷不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
 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左飾萬民僞立于此二殆
 也賢者伏匿于山林諛諛強于邪僞立于此二殆
 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內不秉國朝之治樂
 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朝之治樂
 此四殆也故曰殆哉一聞寡人之殆幾不全于是乎無
 鹽君之言吾今日乃一聞寡人之殆幾不全于是乎無
 漸臺罷女樂退諛去雕琢兵馬實府庫四關公
 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
 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呂覽靡曼皓
 齒高誘註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琦按昭君事
 本是畫工醜妍無鹽翻以深宮裏熟事化新精采一丹青
 能令醜者妍無鹽翻以深宮裏熟事化新精采一丹青
 真所謂聖于詩樞
 者也○姝音樞

鞠歌行

陸機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
 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

通池鞠城彌于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蹙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

樂器不遇知己終不見重願逢知己以託意焉按

行歌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

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剛

足鬼聽曲知甯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

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

溪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邱東平生渭水曲誰識一作

數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史記桃李不言

詩魚目笑明月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

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

之曰石武王卽位以為復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卽位

和乃奉玉璞而哭于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

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之刑者衆矣子繼之

何哭之怨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

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故名之曰和氏之璧詩小雅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
君子無信讒言鄭箋曰蠅之雅營營青蠅使黑汗黑使
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史記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
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後人
所謂連城之價正指此事列女傳甯威欲見相公道
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相威欲出甯威
擊牛角而商歌甚悲相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威稱
曰浩浩乎白水管仲曰公而有所謂不朝五日而憂色
其妾倩進曰君不朝五日而有所謂不朝五日而憂色
耶君之謀也曰管仲曰昔曰公使憂色敢甯威曰浩
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詩不云乎浩
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憂詩不云乎浩
焉如水儵儵之魚欲得任國我也將安居大悅以報桓公
桓公乃修宮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相齊國以
治呂氏春秋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虞飯牛
于秦傳鬻以五羊公曰買之五羊得而悅之屬諸穆公
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
賢而任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
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穆公遂用之謀無不
當舉必有功史記范雎傳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
上也詞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註鼓鳴
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盍往歸之
至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見之遂載以西釣于渭濱文王夢
得聖人于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西釣于渭濱文王夢